

從歷史沿革探究鹿港木雕神像產業的發展特徵 Heritage: The significance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wooden religious statue industry

諸葛正* 林侑璇**
Chuko, Cheng Lin, Yo-Shing

*朝陽科技大學工業設計系 副教授

** 朝陽科技大學視覺傳達設計系

摘 要

鹿港木雕神像產業的發展早已超過百年以上，此項工藝產業早在清代就已發展。對於木雕神像產業而言，現今無論是木雕神像相關技術，或材料的使用記載等，皆有相關詳述。而回顧木雕神像產業過去的相關文獻，不論是書籍資料，或是論文，大多仍侷限於材料以及技術層面的探討與創新，鮮少會從木雕神像的產業面向進行有關研究思索。

對此，本研究旨針對鹿港木雕神像產業，提出從歷史方向作為主要研究的論述起點，希望從產業維繫的發展面向提出思考，討論如何以續、以何為中心等的產業史為主要研究範疇，透過田野調查與訪問討論，期望可以有一些新思維的出現。主要結論有：1.鹿港木雕神像產業傳承脈絡確已開始轉變，不再依循古法傳徒不傳子的作法，現在反而是有意願最為重要。2.因受過日治時期風氣影響，傳承方式其實也不一定遵照古制三年四個月，不達期滿也可自立門戶。3.由於過去國民教育普及影響，造成木雕神像的傳承開始面臨斷層危機，影響至今亟需重新思考改變之法。4.產業的衰退情形與工業量產化有其關聯性，從購買木雕神像價值觀改變可見其理。

關鍵詞：木雕神像、鹿港、工藝史、工藝文化

一、前言

早期漢人渡過黑水溝（台灣海峽）來台灣開墾，因為過程艱難而有「六死三留一回頭」的俗語產生。也因渡海困難重重，所以當時人民便有向神明祈求，保佑渡海來台人民平安的祭祀習俗產生，也因此而將過去在大陸所信仰的神祇帶至台灣。「台灣早期是一移民社會，移民渡過險惡的台灣海峽，來到此蠻貊之境從事開墾，死亡時時對墾民造成威脅，因此未解除其心理恐懼及祈求平安，移民來台時常攜帶其故鄉的保護神祈求平安（陳靜寬，1998）」。¹透過時間的累積以及發展而逐漸使其呈現單一的產業形式。

而本文研究並非單只著重於信仰的層面探究，欲知信仰與工藝領域間的相互關聯性。然目前市場上的相關論述僅能搜尋屬於特定項目小範圍的探究題目，如《台灣傳統神像研究—以苗栗獅頭山-勸化堂泥塑神像為例》、《南台灣土地公神像帽冠造形研究》與《台南地區媽祖造像研究》等，尤以材料及技術層面的相關研究闡述最多；反觀對於木雕神像產業的整體論述僅有陳寄閑的《台灣漢系木雕傳統與現代性》、諸葛正的《鹿港木工藝產業的歷史變遷過程-以相關史料文獻解

析為中心》與王建柱撰稿主編的《鹿港手工藝：鹿港文物維護手工藝調查研究報告》中有些許提及，而鄭豐穗的《台灣木雕之神像研究》則是以比較性的方式來帶出鹿港的木雕神像，並不是完全著重於此點上，與本文的研究方式則有不同的差異性存在。

本論文的研究動機主要集中在鹿港整體的產業面上，透過史料文獻記載瞭解不同時代背景下的木雕神像產業的不同面貌。研究方法則是利用相關的歷史文獻記載，不論是論文，或者是官方出版的書籍記載，都是參考依據，並以此資料整理解析出屬於鹿港木雕神像自己的產業紀錄，並據此進行特徵解析。

二、鹿港地區的木雕神像產業特徵

2-1. 清治時期以前（1684 年以前）

歷史文獻的記載中表露出最早來台開墾的族群是西方的西班牙人與荷蘭人，從「百年繁華。最鹿港」中記載：「台灣在清初以前，梅花鹿曾遍布西部平原，許多平埔族人會拿多餘的鹿皮向西班牙人、荷蘭人交換民生用品（心岱，2006）」。²但是有史料根據的時代則是清朝時期（拓墾期西

元 1661-1784 年)，這時期的起源點也正好是明鄭成功來台之時，「百年繁華。最鹿港」中便有言：「最早來鹿港開墾的是福建興化人，緊接而來的是泉州人、漳州人。後來，廣東的客家人也來了（心岱，2006）」。可知當地最多泉州人，所以同書中便也直接點出：「據統計，九成的鹿港鎮民為泉州移民後代（心岱，2006）」。而移民來台之籍貫屬性則影響著往後鹿港的工藝風格制度走向。

雖說此時尚未出現明確指標能顯示出木雕神像的起源與此時期的絕對關係，但寺廟的興建與移民渡海而來，所伴隨著信仰的交錯影響，自也會間接地對木雕神像製作者產生需求，如同「清代時期台灣木工藝產業的移入與生根」記載著：「明代 1592 年，澎湖大天后宮之設立，說明漢人至此時期的開拓已發展至澎湖。澎湖大天后宮的出現，是表明中國大陸木工藝相關技術影響台灣地區（非本島）的開始（諸葛正，2006）」。只是不同於寺廟會留下名號可供考究，相對地信仰的虔誠度，寺廟興建與師傅引進則是鹿港整體工藝產業發展開啟上的一大指標。像是「清、日治時期鹿港木工藝產業的相關組織活動-兼論台灣地方產業振興觀念之歷史回溯」所提及：「而這時期開始因為本地寺廟家屋建築的需要，而從大陸招聘許多優秀的木造建築師、家具匠師來台施作，有些木造建築、家具匠師甚至在被招聘來台後就直接定居於本地，成為日後鹿港本地木工藝產業與在地技術萌芽的根源（諸葛正，2004）」。

2-2. 清治時期

此時期的鹿港呈現出空前絕後的繁榮景象，一方面與清朝的施琅統領台灣使其納入清朝版圖有關，「鹿港手工藝：鹿港文物維護手工藝調查研究報告」中便寫道：「台灣雖於康熙二十二年（1683）正式進入清版圖，但清廷為了防止海盜聚集台灣，採納施琅建議，頒訂海上禁令，以限制大陸船隻與人民來台（王建柱等，1982）」。另一方面也因為鹿港的港口的開港使用，讓中台兩地的往返更加便捷，也因此對整體產業與經濟面的發展都有一定的成長助益。

「百年繁華。最鹿港」中有云：「康熙二十三年（1684），清廷在鹿港設有水師防守（心岱，2006）」，而因為大量移民來台開墾之故，連帶地也將工藝產品一併帶入，並使其開展起來。而最受注目的想當然耳非木工藝產業最為興盛，從清朝時期的寺廟建築數量中可見一般，「鹿港手工藝：鹿港文物維護手工藝調查研究報告」便論述著：「廟宇建築蓬勃，至少顯示兩種與手工藝有密切關係之現象：在一方面，雕刻與木器手工藝必然有相當程度之表現；在另一方面，與廟宇有關之祭器、燈籠、香燭、米彫、糖塔，乃至於禮籃等等手工藝亦必然造成相當程度的成就（王建柱等，1982）」。從 1721 年至 1879 年有留下記載的

寺廟建築就有 39 座寺廟，而雖然如此數量仍不及於台南的 44 座寺廟之多，卻也點出當時當地的工藝產業之繁榮程度。然而工藝的興盛也隨著港口的衰敗而走向式微的階段，鹿港港口的淤塞，造成鹿港地區的整體產業面連帶受到一定程度影響，卻也因而讓鹿港當地工藝反而有自己的發展空間出現，「鹿港手工藝：鹿港文物維護手工藝調查研究報告」中更加詳述：「鹿港手工藝“初創階段”大致與墾拓後期同時告一結束。隨即在繁盛期之經濟與社會條件激勵之下開始邁入“成熟階段”。...換言之，成熟階段之技藝精進並不直接印證手工藝之蓬勃發展，只能看作是奠定往後邁向“發展階段”之有力基礎（王建柱等，1982）」。就商業性質來說，於清朝時期出現的八郊系統（如表 1）雖曾繁華過，卻很快使人去政息。

而這項產業中值得關注的仍莫過於木工藝項目中木雕神像的檯面化與單一產業化特徵，如此轉變也訴說著鹿港的木雕神像產業必然也要有一定發展才能發展成一項產業，「鹿港手工藝：鹿港文物維護手工藝調查研究報告」有云：「道光三十年（1850）左右，神像木雕師吳田在鹿港街設店雕刻神像（王建柱等，1982）」，這是鹿港木工藝產業的生根開始的有關記載。只是這時期的神像雕刻師傅大多仍以內地來台者較為眾多。

表 1 八郊營運性質

郊名	公會名稱	營業性質
泉郊	金長順	與泉州地區貿易，以進口石材、木材、藥材、絲布、白布為大宗。
廈郊	金振順	主要與廈門、金門、漳州地區貿易、輸出米、糖、輸入杉木、布衣、紙捆。
南郊	金進益	與廣東、澎湖及南洋等地貿易、多輸入鹹魚類、雜貨、鱸、草魚苗。
柑郊	金長興	日月雜貨即海產柑仔貨（南北貨）之貿易。
油郊	金洪福	輸出花生油、麻油等。
糖郊	金施興	輸出糖往寧波、上海、煙臺、天津。
布郊	金振萬	輸入綢布。
染郊	金合順	染布。

資料來源：臺灣木雕藝術文化創意產業之研究-以鹿港木雕為例，施美莉，南華大學美學與視覺藝術學系碩士班碩士論文，p.87（鹿港發展史，葉大沛，1997，p.294）

2-3. 日治時期

日本統治時期則不同於清朝，反倒是南北兩端擁有港口，所以台灣朝向兩極化的發展，而前

一時期的港口衰退，再加上此時期的發展重心改變，使鹿港的繁華呈現已不復再。而鹿港的港口衰敗可從「百年繁華。最鹿港」一書的描寫中得見：「自從清朝中葉之後，港口就不斷淤積，航運的狀況時好時壞。甚至，港口多次淤積到不堪使用，鹿港人只好不斷往西或往南尋找新址來設立港口（心岱，2006）」以及「鹿港手工藝：鹿港文物維護 手工藝調查研究報告」中：「沖西港淤塞，改設碼頭於福隆港，鹿港航運商務至此欲振無力（王建柱等，1982）」的說明。甚至從日人的統治行為中也可窺探出，對於台灣的木工藝產業中的木雕神像與其相關信仰，是有著漸進式的打壓情形出現。這從一開始的保護傳統心態，如「臺灣嶋」中確切地說到頒布法令：「...此外佛像或是置物（陳設品、裝飾品）的雕刻等皆相當製作精巧...」（諸葛正，2006）。且日人在統治初期，在尚未掌握人心之前，也不敢任意摧毀台灣本地既存的基本信仰價值觀，所以在明治 29 年（1896），便以台灣總督之名義頒發諭告曰：「本島在來之廟與公寺院等，在其創建雖有公私之區別，總之是信仰尊崇之結果，又是德義之標準，秩序之淵源，治民保民上不可或缺者也。故目前軍務控總之際，出其不得以雖有一時暫為軍用，切勿損傷舊觀，需要特別注意。就中如破毀神像，散亂神器等作為，苟且斷不許之。自今以後須小心注意保存，如果暫供軍用者，須火速回復舊態，此指特為諭告，表示出日人對台灣既存雕刻器物的尊崇心態有部份也來自於政治者的呼籲與告誡（諸葛正，2006）。而到日治後期的皇民化運動時期：「『皇民化運動』對鹿港木工藝產業所帶來的影響有如下敘述：第一，宗教信仰的抑制。...第二，鹿港木工藝產業所受到的危機。...第三，匠師們對木工藝技術的繼承信念尚未受太大影響（諸葛正，2003）。因而造成木雕神像產業的發展，反而不如清朝時期的興盛與繁榮，且有地下化發展的趨勢，這部份如：「到日治時代，日人禁止民間奉祀神明及宗教活動，更監視小西天來台第四代傳人吳武貢行動，不准其雕刻神像，吳家頓失所依生計來源，但吳武貢私下偷偷將技藝口傳給當時年僅十一歲的兒子吳清波（康原，2006）」所述便知分曉。從木雕神像的相關產業中寺廟建設的數量中可見一般，像是日治時期的寺廟建築史料記載僅有一座而已，根據「鹿港手工藝：鹿港文物維護 手工藝調查研究報告」一書中：「日據五十年間，鹿港的蕭條可從其建廟情形獲得明證。在長達半世紀中，鹿港只在日據大正十四年（1905）興建一座小型的安南宮（王建柱等，1982）」如此可見對台人的信仰有關的工藝產業，於日人而言是有一定程度的影響力，否則也不會欲將其破壞，這也與統治及政策考量有著極大關係。然對其他木工藝產業卻毫無影響，反而有更盛大的趨

勢，表示出跟文化、信仰、有關的工藝產業項目確實比較會受到影響，加上當時日人讓殖民時期的台灣木工藝產品再輪回日本販賣使用也有關聯，受到喜愛的莫過於木家具及木器產品，從工廠數量更可見一般（如表 2）。

表 2 鹿港鎮木器製造業統計

	工廠數	平均日僱員工數	產值總計(圓)	產值成長率(%)
1925 年 大正 14	52	156	96864	-
1927 年 昭和 2	60	191	122156	23.58
1930 年 昭和 5	59	179	146380	3.60
1933 年 昭和 8	58	179	129710	-0.41
1935 年 昭和 10	59	165	132163	3.76

2-4.1945 年以後

歷經過清朝與日本兩大時期的統治影響，鹿港木工藝中的木雕神像產業從檯面化走到檯面下，然而雖然等到日本統治結束退出台灣，卻仍未有太大起色。這部分與產業重心轉移、西方工業革命後的機械量產化、國人使用價值觀轉變等有相當的關連性存在，然據「戰後台灣木工藝產業的變遷過程與特徵解讀」一書中所提及：「對美輸出的關稅免除（GSP）被取消，以及美國針對不公平貿易所採報復措施『301 法案』的壓力接踵而至，外銷輸出企業的利潤大幅減少，許多工廠都只能選擇海外移轉的策略來因應，尤其是勞力密集產業類型的工廠，都陸陸續續向東南亞、中國大陸、越南等地相繼移出（諸葛正，2005）」更加突顯出產業外移現象影響的殺傷力。即使許多匠師於此時期已有相當程度的功力與影響力於這領域上，並且傳承制度與規範也隨著產業的沒落而不在有著一定程度的堅持情況下（如表 3）。伴隨著政府的相關組織的成立協助，僅有過一次有所起色。然而經過這麼多年的努力與推廣卻無法達到往昔的繁華，這也與經濟層面及文化層面的價值觀影響與不同而有所改變，這對鹿港當地的木雕神像雕刻師來說，想要改變現況無非需要政府有一定程度的幫助，而光只是推廣活動似乎成效不彰，是否需要更有效的店鋪管理設立，或者是培養雕刻人才管道，可能尚須仔細思考。

表 3 當地木雕匠師一覽表

年代	代表	學習對象
日治前期 (1896-1912 年)	施禮	拜李松林伯父 李世順為師。

日治後期 (1927-1945 年)	吳清波	自十二歲開始從父(吳武貢)學習雕刻。
	施至輝	師承施禮。
	施明林	耳濡目染父親施松順的雕藝。
戰後重建時期 (1946-1970 年)	施添財	未拜師，屬於自己摸索而成長的匠師。
	李秉圭	李松林之幼子。
	施炯裕	
	黃勝雄	

三、結論

透過文獻資料彙整與整理分析，可見鹿港整體的木雕神像產業的演變與轉折點，再透過訪談的經驗分享中更可對鹿港當地的木雕神像產業與歷史進行比較分析。

日治時期中對該產業的打壓影響其實已經很重，端視與清朝相比之下寺廟興建的多寡，便足以說明該統治者對該信仰與木雕神像工藝方面的支持程度。然而從表 2 中鹿港鎮木器製造業統計一覽表中可以看出其實一般性的木工藝產業，仍是相當程度受到支持，益發突顯出日人對中國傳統工藝品的排斥及壓制心態。

至於近代，談到對現今整體鹿港木雕神像產業的衰退現況總是莫可奈何，因為工業量產化的影響，國人的使用價值觀與對金錢的使用觀念已不如從前，這也對這項產業的未來發展留下一些陰影。而使用觀念上已不如以往一般非得使用純手工製作的木雕神像，反倒是受到西方量產化影響而有價格上影響購買慾的考量來看，這部份對木雕神像產業而言，短期內是難以與外來製品，如大陸製品等相互抗衡。

從另一角度來看，在傳統的傳承制度上，從表 3 中已可見過去規制中，傳有傳徒不傳子的限定說法似乎已有些實際差異。愈到近代的匠師愈不再依循古法限定；且對於古法之傳承年限須達三年四個月之說詞，也僅限於學徒是至師傅家中寄宿並吃住師父者才会有此年限設定，其他則無如此規定。可見得過去的習慣已不復見，不要再將許多已逝去的觀念繼續套用在現代人之中，那很容易讓人啼笑皆非。

政府的輔助幫助卻並非能一定改善鹿港當地所產生的一些問題。然問題癥結點最清楚的人莫過於生活在當地的人最為清楚。而對於木雕神像產業的失傳危機則與以下幾點有所關聯，1.市面上販售店面林立、2.大陸製作與臺灣製作的價格差異、3.新生代青年對傳統產業的學習意願低，就這幾點因素影響下，木雕神像欲重新站起，勢必得經很大努力。因此，面對整體產業面的式微，民

間力量必然有限，政府必須有所配套措施。對於鹿港本地僅剩的木雕神像匠師而言，無非需要一個可以統籌的推手與類似產業推展中心的設定才可能將此地的木雕神像產業，再進行較完整的規劃安排，然後才可能會有再下一步的展開動作，已朝向復甦之路發展。

四、參考文獻

- 1.心岱(2006)，百年繁華·最鹿港，西遊記文化出版社。pp.8-12。
- 2.王建柱撰稿主編(1982)，鹿港手工藝：鹿港文物維護.手工藝調查研究報告，鹿港文物維護及地方發展促進委員會。pp.12-45。
- 3.康原著(2006)，鹿港工藝地圖，彰化縣文化局。pp.11-10。
- 4.陳靜寬(1998)，清代鹿港的開發與社會發展，國立中興大學歷史系碩士論文。pp.135。
- 5.葉大沛(1997)，鹿港發展史，p.294
- 6.施美莉(2008)，鹿港鎮木器製造業，臺灣木雕藝術文化創意產業之研究-以鹿港木雕為例，南華大學美學與視覺藝術學系碩士班碩士論文，pp.87-88。
- 7.諸葛正(2003)，鹿港木工藝產業的歷史變遷過程-以相關史料文獻解析為中心，朝陽設計學報第八卷第一期，朝陽科技大學。pp.104。
- 8.諸葛正(2004)，清、日治時期鹿港木工藝產業的相關組織活動-兼論台灣地方產業振興觀念之歷史回溯，中華民國設計學會第九屆設計學術研究成果研討會論文集。pp.876。
- 9.諸葛正(2005)，戰後台灣木工藝產業的變遷過程與特徵解讀，朝陽科技大學設計研究所。pp.4。
- 10.諸葛正(2006)，清代時期台灣木工藝產業的移入與生根，中華民國設計學會第十一屆全國學術研討會論文。pp.N-09-1。

誌謝

本文感謝國科會專案研究計畫予以部分經費補助，計畫編號為 98-2815-C-324-008-H。